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絜齋集卷九

宋 袁燮 撰

記

唐十六衛記

圜穹垂象宿曜環峙居氏之角厥惟騎官而羽林天軍列陳營室旄頭鉤陳拱布帝座皆天子虎賁士所以宿衛輔翼者也王者仰稽天文故乘輿所在爰備爪牙周

禮宮正掌王宮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秦立衛尉漢有甘泉建章未央長樂等卿各董其官職又屯南北軍於京師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植鎩垂戟警夜巡晝郎官交戟悉大臣子弟以重其任武帝復置長水胡騎八校衛宣曲屯禦唐有天下鋭意兵政初踵隋制開十六衛武德五年遂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案唐書無府字）驍騎衛曰驍騎衛府（案唐書唐初因隋舊為驍衛府不名驍騎）屯禦二衛曰威衛（案唐書改屯衛為威衛係龍朔二年事）領軍衛備身曰左右府（案唐書唐初因隋舊名置

領軍衛無改為左右府事顯慶三年案唐書係五年改左右府為千牛案唐書顯慶五年以左右領左右府為千牛府左右府上應脫左右領三字龍朔二年衛驍武各省府字案唐書是年去驍衛府府字左右衛武衛舊不名府改監門府曰衛以威衛為武威案唐書是年改屯衛為威衛無再改制事武候衛為金吾千牛為奉宸後復曰千牛衛光宅元年又以驍武威領四衛為武威鷹揚豹韜玉鈐衛中宗即位始定制不易曰左右衛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外府皆總制焉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簿以配其職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

軍衛分掌翊衛外府豹騎熊騎羽林之士曰金吾衛掌宫中京城廵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與御史廵行曰監門衛掌諸門禁衛門籍九品以上月送籍於衛朝參奏對及儀仗出入必閱其數以器用入宫則籍而判之曰千牛衛掌侍衛僕御兵仗朝會升殿列侍射則率屬以從衛有左右上將軍大將軍各一人專判衛事將軍二人副之屬吏有長吏録事以為倉兵騎胄四曹參軍武吏有中候司階戈戟長

上合為員五百二十有四中郎郎將三衛校尉旅師隊正合七千六百二十有六而士卒弗著嗚呼亦云備矣時天下折衝逾八百府皆挈其政更休迭處居則扈從法駕折中外未萌之變四方有警命將帥之出征事已輒罷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本而防微杜患之意也昔晉文之入也無衛騶致呂郤之難徼勃鞮之言晉不國矣及秦伯遺紀綱之僕國勢既振城濮一戰而霸晉一侯國也以三千之卒而成敗較然況赫赫天子可無軍旅

之容環之轂下而壯國體哉惟十六衛之設事大體重有唐詞宗相望未聞援毫以識本始誠闕文焉謹次叙往牒追書為記若夫官制沿革宂長特甚紀事備成不可以無述故併采周漢之蹟而著之以示後世云

顔蘸二公祠記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水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立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為之標準則

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繫豈不甚
大哉嗚呼若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
其身未嘗少屈真節義之士乎安禄山之變顔公忠憤
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
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
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羣邪媢
嫉投諸散地元祐間與諸賢竝進志稍伸矣猶不得久
安於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砥節勵

行無愧於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皆推尊之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廟之廡郡守陳侯汝始立寶積院之祠以奉顏公楊侯長孺始立黃龍洞之祠以奉蘇公二公皆此邦良牧人心所不能忘也然黃龍洞之祠雖楊侯創之實陳侯續之及今太守趙侯希蒼之至顧瞻此祠據爽塏之地思前人創立之艱圖所以永久勿壞者益究心焉輪奐之美功力之堅有加於往日則合顏蘇二公共為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吞三郡旁揖卞

山形勢嶗崒雄鎮一方登堂一望則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上下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二公之賢而血食於茲真不忝矣發乎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俟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為謀禹稷顔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竝時而生未免乖戾是心無間雖或先或後自然契合顔蘇之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歟表先賢之景行為今日之丕式使茗霅之人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徇義之心則雖

後顔蘇而生其堅正不回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為者亦若是尚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所望於郡人者貽書屬余為識其事是舉也實關風教不敢以淺陋辭遂敬書之

濂溪先生祠堂記

儒者得正大之傳人道之所由立也人與羣物並生於覆載間而人所以獨貴者道在焉爾道之切身甚於饑渴而窒焉弗通終身冥行奚别於物故必有出羣拔萃

之彥發揮精微斷然號於天下曰如是而為道人心曉然知所適從而後三綱五常不墜不絶矣昔者孔氏之門惟曾顔最知道顔子蚤死夫子哭之慟痛斯道之無託爾幸而曾子得之傳之子思傳之孟子皇皇乎正大之統昭晰無疑毫髮不差此吾道所以與天地同流日月竝明也自時厥後豈無儒宗然雖有求道之心而未有得道之實揣度其義故不能無疑依倣其説故不能無差所謂儒宗者視餘子為優爾聖人之堂奥豈其能

深造之哉於是乎道統寖微不絶如綫寥寥至於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窺見其真得顔氏子之樂潛養既深蹈履既熟乃筆之書乃見諸行事二程氏之學淵源於兹遂以斯道師表後進迄今學者趨嚮不迷繄誰之力實惟先生復開其端豈可忘所自哉先生嘗為理掾矣囚或罪不至死而轉運使欲殺之力爭不合棄官將歸使者感悟囚卒不死持節嶺表者再荒崖絶島廵歷殆徧切于為民忘其為瘴毒之侵也嗚呼

先生此心足以對越上帝無愧古人矣趙清獻公始嘗疑之後乃大服曰天下士也呂正獻公深知其賢力薦諸朝東坡蘇公不輕許可而賦濂溪詩則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此名未易得也太史黃公又以光風霽月比之想其脩然塵外表裏融明能使當代人物斂衽起敬如此是可尚也通守零陵之日為拙賦以見志紹興間贛川曾君迪為倅亦創一堂以拙名之嘉定八年郡丞吳興臧君辛伯始繪其像祠於廳事西偏濟南呂

君昭亮丞相忠穆公孫也來繼其後思表先賢以勵薄俗乃闢地於拙堂之左聿新棟宇特設嚴像實九年閏七月旬有一日此俗吏之所未暇及者而汲汲為之有加於舊可謂達於風教之原矣後之居是官者毋忘茲意稍孶則葺之使先生之道德永為邦人矜式不亦善乎此吕君之志也遂為之書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

者義重於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尚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全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宥焉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憫其無堅城也况小官乎家法相傳前後一揆當宣和間睦賊猖獗凡服勞於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挺然特立固守吾節不畀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於戮而不肯自全是必天資

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强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者真其人矣縉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薾而當逆儔方鋭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捨我職業而求活草間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慑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禄大夫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

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為自愛
乎辱者為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
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為善者豈不益自勉
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愧怍哉公道以明正脈以
續深有補於世教官若是之卑志若是之烈而名若是
之高秋霜其嚴砥柱其壯金城其堅此之謂真男子此
之謂人中傑此之謂不失本心百世之下精明不滅與
夫苟且偷安草木俱腐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括蒼郡

丞公之曾孫也遊宦公死節之邦追想先烈庸建祠宇俾邦人知前輩典型高山景行服膺無斁屬識之因得附託以傳不朽亦某之志願也於是乎書

元城横浦劉張二先生祠堂記

鄉友蔣君德循通守安南且攝郡事始立元城劉公横浦張公二祠以其嘗寓此邦也貽書屬余幸為我識之余聞長民之職教化所首所以啓良心成美俗也然告詔雖切人未必諭取夫前輩典型公論所推者做古人

祠先賢於學之意是宗是奉俾瞻其像者肅敬而聞其風者興起茲其為教化也大矣劉公為諫大夫直德讜言無避忌謫居南荒瀕於九死確乎不可拔其言曰吾欲為元祐全人歲晚閒居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遺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旨哉用力於仁造次不舍宜其能為全人也張公萬言正對皆當世所切經帷勸講語極精微思陵深美之權臣擯焉久謫而不悔亦劉公之流也兩公俱天下偉人一言一動

可為世則而德循尊之慕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且率邦人同心致敬如對嚴師不敢慢易以興其善以救其失真前修之用心哉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德循其拔俗者歟氣貌溫溫語若不出於口而其中介然律已以廉莅官以公明於淑慝忠邪之辨觀此兩公之祠而尚德之心著矣德循名紃故吏部尚書諱猷之曾孫也崇寧初尚書為太常少卿忤執政意出倅此邦而德循復踐是職祖孫相望

俱有令聞古所謂克世其家者歟余既深知其賢又嘉其能則象先賢也於是乎書

豐清敏公祠記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為世俗氣味之所誘怵此所以甚異於常人也嗚呼若尚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也歟歷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堅凛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

公道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内咸推尊之蓋嘗誦公之詩有曰日来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嘑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摇之不能無動而本然之剛轉而為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為正自同妾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絶域涉巨海震風折檣勢若覆矣

恬弗為懼正色立朝辯宣仁之誣排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為當改寧與時忤不為己計非有得於心能如是乎内而退朝之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自娱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十畝敝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鬚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於鄞於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語清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於

是可占矣公之四世孫有俊牧儀真崇尚風教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即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高風勁節而屬某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於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跂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為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襲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

進無疆老而彌篤哉覽者盍致思焉

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為主對越上帝而無嫌質諸古人而不怍徼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偽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為人汲汲乎不啻於饑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

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别而後公論翕然竝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寖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為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嫩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為

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

譪然諸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

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

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

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

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

吾渠矱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

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

之也舊祠於學庳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為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為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為美玉如麒麟鳳凰

人信其為嘉祥攷其生平發於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為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于某曰事關風教幸為我識之某不敢辭

鎮江都統司題名記

京口自晉世為東南重鎮王蘇之變緊丹陽是賴卒安晉室國朝南渡之後尤所倚重故握勁兵者皆一時宿将自蘄忠武王始蘄王勲名同鄂武穆至今天下稱為韓岳忠勇可知矣淳熙間帶御器械劉公都統是軍者凡三年孝皇嚴於主帥之選而任用如此蓋亦器能之偉然者也嘉定五年賢子吉州刺史君復践舊職榮寵爛焉将筆其名氏而題者已徧無餘續碑於是乎作前碑以蘄王為冠而此碑以劉侯為首或者他時擁旄仗

節分茅胙土與蘄王相望俱為第一功耶侯之守邊也

嬰孤城捍彊敵能使之逡巡退卻江湖峒寇之擾奉詔

討之不專以殄戮為功而多方沮撓其謀兇渠震懼相

繼屈膝天子嘉之由貳而長陞諸南徐重帥權壯國威

聾讋鄰敵僉曰公哉此選也勒名于斯觀者起敬侯益自

勉焉若古有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侯之功業亦既表

見矣志以崇之勤以廣之旂常之紀雲臺凌煙之繪焜

燿無極此則侯所以自期者故余亦以是期之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江陰舊兩尉葢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既省事併而專其責逾重弓兵嘗置二百人視旁邑為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姦宄安善良為江壖之保障也始余得尉兹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既至而攷弓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募營葺射亭謹閱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里外近者猶二三里而家於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

歎曰此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羣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欲擇便地為營役大用艱莫開其端乃請於常平使者羅公求頃歲傭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為之基公忻然從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於閱習之場爽塏寬平卜云其吉鳩工庀財攻極相方矣會御史吴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以緡米以石者皆二百木三百章以佐

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葢經始于丁未之仲春而告具於是年之季冬凡為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觀功有亭凡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之未有室者兩人同之於是向之散處於外者合而為一等級相承上下有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斵石為梁無或病涉里中好義數家復以地假我乃翦榛莽闢道途而營壘備矣凡役之興謀之而無沮為難謀之無沮而

又有功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為悉倣軍營制度而凡木竹葦之直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於民無擾得非沮之者微而助焉者衆歟然猶有懼焉蓋自古業無鉅細其能傳諸久遠者皆作者經營於前而繼者維持於後也予鄙人也罷精憊思而不敢告勞以備不虞姑盡吾心焉若夫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於後人乎茲予所以為之記也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決曹為郡僚列糾掾理官下品秩微矣然律令所在職有常守自二千石之勢臨制境內如古諸侯可謂貴重矣至於斷獄弊訟不敢專也必取平焉官雖卑賢者為之可使郡政如權衡之公是豈可忽哉雖然持平之難久矣世變推移科條益密而疑似多端緣之而輕重出入皆可於是乎有舞法之吏習俗澆訛機變百出而僥倖其或免於是乎有玩法之民方其設官之初職守是

謹不以勢位爲間茲意寖失自下承上意所與奪不可以力勝於是乎忠厚清謹之士志不得伸者多有之嘻其難哉上以貴壓我下以智欺我而吾欲持平其間平固未易持也反躬内省行有不得推原其所以然者庶其可乎若姑蘇李君夢聞於此有志焉異時以明法進者官之中都近歲不歷法曹不得任評刑李君之來澄江遵近制也不卑其官公勤自持以承其上以臨其下有所不合則曰我未至也既大修公宇書呂刑屏間日

以古人法語大訓自策勵推其心豈徒欲以一善自名哉歟持平之難念前日之庀其職者欲盡書之而是軍也廢置不常弗能紀遠自紹興三十有一年同於列郡復置是官而得居焉者十一人刻諸石陷諸壁間而屬予為之記予以為書名氏列歳月此記者之常體爾將存其人嘉言善行庸可弗録往者吾不能知得於所見者可無傳乎故併述之来者觀焉知持平之本正已而勿求諸人則法行而政良矣蓋李君之志也

四明支鹽倉廳壁記

國家資鹽筴以裨用度其來尚矣而自浙江以東惟四明之利為博景德四年置都鹽場政和三年更名支鹽倉每歲支發以袋計者五萬一千八百六十有五商人執券以請輸錢以佐之所輸愈多則其本益厚而課益增為無窮之利厥有吏誅求而商人罕至重以侵漁而本錢日微又何以裨國用乎此倉官所以貴得人也惟勤則出納謹惟公則吏姦戢惟倡率於上者有以興起

於人心而後下得以舉其職今監察御史章公之使浙東也勇於集事不憚改作又與幕下之英精講而亟圖之嚴誅求之禁謹侵漁之防革本錢不以時給之弊責諸鹽戶計直而給然隨取隨與躍然樂從願與官市鹽於是乎大積是歲溢於額者二萬六千有奇一轉移之間而明效大驗應不旋踵事果有不可為者耶括蒼何君岀納是職適逢斯時亦能以才業奮又得同寮王君瑑相與悉心經畫檢核姦欺而課益增羨乃以餘力修

官廨葺錢庫闢憩息之所榜曰和軒而翼以兩室左曰
枝安右曰如艓下而吏舍庖湢之屬咸具火備亦修旣
而慨夫居官者不爲不衆而未有所登載博詢詳攷裒
其可以次第者而識諸壁此皆職業之所當爲者未之
前聞昉於今日得非心之興起有不能自已者耶上率
其屬下舉其職於是乎俱可紀焉方朝家更化之初首
選章公以振臺綱推前日慨然革弊之心力扶公道誰
不奮發何君才俊而志篤充其恪共厥志之心又豈可

量哉余既深美之而又深期之故備著焉君名處順慶元間參政知樞之從子云

絜齋集卷九

絜齋集卷十

宋 袁燮 撰

記

通州州學直舍記

士患無美質耳質既美學以充之其孰能禦余往者承之成均日延四方俊秀與之款語質美者甚衆乃知人才之生何世蔑有惟先王盛時訓迪有方良心著明所

以人有士君子之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啓發者矧長淮奥壤密邇神皐風聲氣習大抵直諒而醇厚其質尤美豈可不益自砥礪求日新之功哉鄉友王君典教通州以長育為已任營葺學宫郡太守林侯實助成之遂得與諸生朝夕從容磨切以道義夫郡之有學風化之原也學之有直舍師生講習之所也其講習者果何事亦惟曰成就其美質而已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於日

用亦無一毫之偽見所尊者不期而自恭見可憫者不
約而興念合於義者人皆以為當悖於理者人皆以為
非若此之類何所從來美在其中故自如是爾其生稟
也昭然無疑其積習也昧然無辨道心惟微我與聖人
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儕於下流亦
可懼也然則學其可已乎雖曰務學而未至於自得猶
弗學也精思密察跬步不忘道心豁然全體著見非智
巧所能揣摩口耳所能傳授是之謂自得詣頑嚚友傲

象難處之極而忘其為難三過其門而弗顧其子手足胼胝而不知其勞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此豈揣摩傳授之所可得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渾然無間内外兩忘此自得之功也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改過遷善毫釐不差全吾所自得也嗚呼休哉嗚呼偉哉

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定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

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邪正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為二者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彜

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豈有不存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瀗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勵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不可緩也建為令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詞林之傑作牧於兹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莅其役役於官者日與之庸鬻於官者隨

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
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於諸生所居傾
敧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瓦斷絕者撤
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為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修
其祭器又為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
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繙閱也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
以觀德行也麤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糜
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

恢拓矣公於是數詔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於躬行以古純儒為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强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猝然交鬬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然遷

革延及齊民迄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禁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覩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宫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有懐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於以仰其高躅然則今日學校之修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為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覩其善政急於先務卓乎為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吴興人莅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俌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

韶州重修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至嶺而窮信斯說也踰嶺而南氣皆昬濁而乖戾耶鍾而為人不若中州之可貴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人之所以為人也人無有不善清淑之氣宜周流而不窮而截然為之疆界可乎韶為州藐在嶺表士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羣者焉故在唐則有若名宰相張公九齡在本朝則有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昔爾豈獨無其人哉毗陵張

君廱典教此邦知長才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而學
宫陋甚朽蠹敧傾若將壓焉蓋建立於慶歷備具於元
祐葺治於紹興闕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撤而新
之役大費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告於郡請由大
成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巋然如初
經略廖公德明聞而餽之明年將營葺其餘率諸生重
請於郡張侯思惠然助竟其役學宫成復益以餼廩之
贏於是自講堂及兩廡至於師生之所舍重門垣墉倉

稟庖湢闕於養士者咸具為屋八十餘間材良工堅規制奕奕非直為士觀美抑將使學者羣居於斯講切磨勵求日新之功焉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於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子之廉鄉原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免於君子之譏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

於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於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於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是則賢師儒所望於諸生者而屬余識其事故因以告之

盱眙軍新學記

當邊烽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於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於饑渴饑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忘將無以為人害孰大

於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而為忠為孝如是而為姦為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閑也軍事雖殷闕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盱眙之學創於紹熙之癸亥歲迨今辛巳代馬南牧墟焉乾道二年再建而開禧以兵燬嘉定二年更造既累歲矣會太守葛侯洪徙郡治於山城學宫亦將從之於是校官陳君德林求可為新基者得諸玻璃門之内其廣五十畝高君熙績繼之始營殿址余君元廙

又繼之鋭欲圖新而力未能也始即舊學教育諸生己卯之春捍禦北敵諸軍擴之狠藉滋甚統帥劉侯琸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既攝事奠謁之始顧瞻咨嗟亟命專官董新學之役面勢正平殿宇崇敞重門複廊一堂四齋有職掌之舍有儲峙之所夏季經始孟秋告具資於郡計者寡取諸軍帑者多廩無餘粟又助之諸生脫墊隘而由高明弦誦不輟業履日新所居所養固有移其氣體者矣侯於是自慰曰吾道其昌乎古者受成於學

獻馘於泮軍旅之設學實始終之脈理固相關也矧韋布之彦生長邊陲天資慷慨習知軍旅事情足以為折衝禦侮之助正庠序中所當收拾者乎且三代之學惟以明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集俊彦以磨勵之昭揭大倫俾皆竭忠致死以衛君父尤今日守封固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為是舉也嗚呼其真時務之要也

四明教授廳續壁記

國朝庠序之設徧於寓內自慶歷始由隆建以來迄於
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
是也其卓然為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
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
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潁二州有之
餘無聞焉及慶歷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
而課其績效乃有愧於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
於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末固不侔

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為本而不規模乎有司之所為則亦不大戾於古人矣中興以來四方校官廳壁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賛者必以道義為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於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為本者歟人品既高冠於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並及之

東湖書院記

秘閣胡公以江西計使兼鎮隆興疏化原禮髦俊如恐不及通守豐君有俊言曰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羣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此邦為今都會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胡公大然之既浚東湖徘徊橋亭遺址之上望徐孺子亭及其祠宇及三李堂想前賢之高躅有

契於心且愛其風景之勝長堤回環柳陰四合水光照耀芙蕖舒紅爛如雲錦重之以古木森列飛梁之外佳致無窮此固拔俗之士所欲藏修息游於其間者計臺及郡丞皆曰美哉此景營棟宇叢簡編以便賢雋之緇閲而榜之曰東湖書院惟是為宜僉言允協郡博士劉君餘慶慨然躬任兹事爰以學宫歲用之羸竝湖增築東西十有餘椽南北十有九椽門庭堂宇宏麗崇深庖湢器用咸備無缺糜錢二百萬米百餘石以竟其役規

制益廣合三十有四間經始於辛未之仲秋而告具于仲冬此所以安其居也若夫供億之費胡公既以湖之歳入東自二臺西及閘亭給之某即從豐君之請而益以公田之租又所以致養也區處周悉賓至如歸領袖之英金蘭之契萃十有一郡之書縱觀博采擷其精華所獲者富矣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於記誦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

是之為道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天理自然人為之私一毫不雜是之謂道儒者相與講習有志於斯以養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斯館之作固有望於斯也豈非急務哉某懼夫後之人不達此意或廢而為游觀燕衎之所故書此以諭之

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

糴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攷然壽昌常糴關內穀矣望之以為習於商賈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譏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鬻阸趨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為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

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於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常平之惠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惠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裒聚於州縣而社倉分布於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令為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

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連江宰陶君武泉幕友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廥於佛廬於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為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為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於民者二敢於為蠹有黠吏焉巧於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

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於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以糴價糶之純於為民無利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供億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於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可為常平之輔也夫

建昌軍藥局記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過則為菑人以蕞爾之軀常與是六者相遭護養不至有感於氣之過差不病者希矣若古先民念斯民受病之苦也非藥不去而藥之為性有温有熱有寒有平其品不一於是乎名之曰君曰臣曰使佐而為制之方精切密微毫髮不差隨其病而施之或補或瀉抑其過助其不及而反之和平此全濟羣生之大用也而罔市利者輒欲以瑣瑣私意而增

損劑量之可乎今建昌太守豐侯廉直自將果於為善
以乃祖清敏公自律其倅洪都也屬歲大疫挾醫巡問
周徧於委巷窮閻之間察其致病之源授以當用之藥
藥又甚精全活者衆郡人甚德之及來盱江仁心惻怛
如在南昌時慨念先大父為政此邦如古循吏追述厥
志而敬行之捐錢三百萬創兩區萃良藥惟真是求不
計其直善士尸之一遵方書不參已意具而後為劑一
則止愈疾之效立見人競趨之而不取贏焉貽書屬余

識所以設局不規利意庸告後人余以為視民如子牧守職也子疾父母療之真情之發自不容已豈曰利之云乎哉成周醫師之職統於天官邦有疾病分而救之為民而已公家無所利焉侯固有志於古者直給之藥夫豈不願顧有限而難繼貿易之舉雖不能直給要相續而不竭侯於是有取焉藥物既良不責其息亦不戾於古矣侯之救民不惟爾身之康抑又康爾心焉秉彛之懿戕於物欲不爾鄙夷善教而藥之所以康爾心也

身與心俱康此所謂國其瘳者耶若夫計較纖悉急於牟利藥不及精與市肆所鬻無别雖歲時民病且莫能瘳又豈能康爾心耶君子是以知侯之為賢也侯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

會稽郡城之東南有佛刹焉高明偉傑枕山之椒其名曰報恩光孝賜田十頃科徭悉蠲葢我高皇帝孝思罔極莊嚴像設以為昭考追福之地故異於他寺焉田本

山陰膏腴禪衲雲委仰給無乏而自圖籍漫漶農習為欺雖豐富租不實輸況凶年乎官督所負責之必償其嚚自若以故歲大減主撮丐粟以餬其口僧徒病之紹熙中長老惠公住持此山求所以核姦欺實廩窘者熟慮而得其策屬耕者與約中分田租吾與汝均汝不吾欺吾不汝訟歡如一家茲為無窮之利衆曰唯唯誠如師言要約既堅乃築四莊莊為屋七楹以受農功之入在梅市者曰寶盆在感鳳者曰寶林溫泉曰阮社承務

曰木柵秋聲颯然刈穫登場分割適均資儲寖廣而日加葺焉有囿有藩有闡有船有度僧局衷錢百四十萬積其羸以貿隰而耕夫之家亦皆室有儲粟野有遺穗欣欣然見於顏色彼我兼足客主相安雖歉歲無憾心孰與夫彼欺此訟而交相為瘉乎事之當否昭晰如是而審於決擇實自今始惠公之識有過人者矣一日訪予言其本末求為之記余惟佛教顯行緇徒日盛高堂邃宇不耕而食古盛時所無有為吾儒者縱不能廬其

居食其粟又從而登載稱美以助發之可乎雖然斯寺也乃人主致孝思所在尊崇之極供億宜厚非他寺比是宜書惠公始從荼毒委以戕翰者再掉頭不顧今乃勇於集事裕已及物衆皆稱之非他人比又宜書合是二宜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覩吾言者致察焉可也

廉清閣記

余官浙東得與孟君達父為僚一日謂余曰吾為閣於廳事之旁未有以名子為我名之余往登焉周覽勝槩

負秦望之崇挹臥龍之奇連岡疊嶂爭雄競秀照映几席蓬萊麗譙邦君之居歸然翼然助我佳致旁臨闤闠比屋如櫛而不聞市聲虛靜軒豁俗氛遠屏有似乎高人勝士秉節勵操表表自立者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此古人之素心也是閣之作是心寓焉請以廉清為名亦因以旌達父之心達父曰古修潔之士畏人知之今揭諸此非吾之所敢當也余曰此士之常爾簞食豆羹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況士乎至廉而不貪至清

而不汚良心則然無計乎人之知不知也而達父何疑焉達父以茶鹽為職財貨之樞一路趨之而能挹公潔已秋毫非義之餽不至其門檢核吏姦號稱任職非所謂廉清者耶夫廉清特士之一節而孟子論伯夷之風聞者興起以為百世之師斯亦偉矣達父力學尚志勇於進德充其心必將冰清玉潔始終不渝期造於古人之域可不謂賢乎賢者所為事雖甚微亦必絶俗故是閣之勝超然塵外榜以廉清其名為宜有如達父之賢

其德亦宜達父真無愧於斯矣後之居是官登是閣者顧瞻斯名惕然自省力為修潔之行則又余所望也達父曰唯唯遂為之書

靜齋記

吾友臨川黄君申之潔修好古名其書齋曰靜而語余曰此先君子之遺訓也幸為我詳言之余以為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念慮之未萌喜怒哀樂之未發表裏精純一毫不雜靜之至也其初則然而保之養之無時

不然雖酬酢萬變而安靜自若則本心不失矣今夫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可謂壯矣而非有意以為之也故雖震驚之極而實未嘗不靜今夫大風之作萬竅怒號可謂烈矣亦非有意而然故雖怒號如許而亦未嘗不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象之自然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時之自然也豈有意於其間哉惟人亦然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履天機之動不期而應冬裘而夏葛饑食而渴飲日用之間孰非自然時止則止非

有意於止時行則行非有意於行此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此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嗚呼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學者潛心此道趨向既正體驗既明未可以為足也此道此心相與為一如水之寒如火之熱天性則然非由外假造次顛沛未嘗不靜此則吾之本心與天無間者乎若夫異端曲學如槁木如死灰胥於寂滅之域非吾聖門之所謂靜也申之其謹擇焉

嘯爽亭記

雲巢居士王公臨川人物之英也嘗宦遊矣而雅意靜退以放懷林壑為樂雲巢蓋公別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實名之嘉定五年余至臨川居士仙去久矣而識其二子修謹好禮有故家風味因與之遊一日出其先君子詩篇示余讀之亹亹不厭清警之句有所謂爽氣真可嘯者似餐朝霞飲沆瀣等語余擊節賞音又觀其先友蘇侯所記雲巢佳趣益知居士擺脫塵累醉心書

史植花竹玩圖畫登高臨深翛然奇逸可敬人也其曰爽氣可嚥豈虛言耶因謂二子盍即別墅築亭名曰嚥爽以無忘先大夫之高致七年春余官成均長子貽書曰嚥爽既營將斵手矣請識諸余惟天地間清爽之氣周流無窮與人心之爽本無間隔由昏於利欲故扞格而不入疏瀹而澡雪之去其所以昏我者耳目所接山川風雪四時佳景入我懷抱豈不澄然瑩然休休然有無涯之樂哉爽氣非靳嚥之也而不能嚥是必有超置

者矣甚哉爽之可貴也古之君子虚明洞徹萬理昭融至於興衰理亂之故靡不精察周公曰爽邦由哲是已彼反是者迷於是非之分一身之間過行日積子產曰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是已涇渭清濁由此區别有志於道者當安所决擇哉晉人尚清談居官不事其事或問之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若甚曠達者而時submitted其行或口不言錢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而羯胡劉石之亂畏死祈哀不知愧恥是皆不得古人之真爽

自謂超俗俗莫甚焉雲巢之嘯爽固異於此矣二子亦達斯理者余故併以是語之

耐軒記

沈括夢溪筆談記丞相向公之除僕射也真宗自謂即位以來未嘗除端揆於是為首意公必喜使李宗諤視之至則門闌悄然賀之則唯唯而已賓客親戚亦無宴飲者既而復命上稱其大耐官職公之德度可謂宏矣然自咸平祥符拜僕射者凡六人至天禧之元年公始

爲之時宗諤之歿已四年矣括所記乃如是此所以啓
觀者之疑遂與聖訓之所褒者亦疑之嗚呼是豈可誣
也哉元老大臣受知明主褒嘉之辭洋洋乎與二帝三
王典謨相爲表裏真聖人之言也而可以括之記載不
能盡實而併疑之乎故君子深信焉公之裔孫震之闢
軒於私第旁求名於余告之曰耐其可乎此君家故事
也先正之德之量不以大官大職動其心充養蹈履輩
古王佐後嗣子孫取則焉可也昔者伊尹非其道義祿

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周公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厥德洪毅如海斯涵如嶽斯峙非富貴之所能怵也榮耶悴耶我無欣戚通耶塞耶我無加損萬變交於前而在我如一嗚呼真偉人也哉彼小丈夫不知如是之為可尚也而本然之心類多不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人之本心也慕富貴而苟就之惡貧賤而輕去之失其本矣自本心之不明也目誘於色耳誘於聲口誘於味四肢誘於安逸所誘者無窮而非高爵重

禄則無以遂其欲於是乎喪其所守而屈意求之汲汲乎惟恐其不我得也得之則躍然以喜不得則戚然以悲朝夕念慮不出於耳目口腹肢體之間又豈能任天下之重乎人之度量相越其遠如此大耐官職之褒信其為一代之宗臣也震之作樂山堂既已有志於此心之不動矣復以耐名軒旦旦觀之警策砭鍼以古王佐及先正為法以溺流俗耽富貴者為戒庶有益乎震之曰然盍為我識之於是乎書

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啟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禮而毫髮無差聣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為世俗子學蓋其源流遠矣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肆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氣脉其訓告切矣蓋嘗

語余曰此吾所究心而不能忘者幸為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充滿天下無非斯道然必有歸宿而後定於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純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於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玉之至粹如規矩為方圓之至如準繩為平直之至於此乎止則真得其所止矣伯夷止於清伊尹止於任柳下惠止於和非不善也

而孟子所願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為至善也射必破的其藝始精幾於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質諸聖人而合始可為據依之地微有差焉於道歧矣禹平名堂之意所望於諸生蓋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見其為至善吾從而止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相與為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其善之至乎學者於此盡致思焉發憤力學期於自得庶可以續象

山之傳而無負於禹平所屬望者禹平名舜咨昭武人也今為太學博士云

德齋記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記先聖之言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言不能無間也如是而為道吾循而行之夫豈不善然不能無間故雖近而猶遠也嗚呼聖人啟告學者何其精微哉舜處人子之至難而克諧以孝夫子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顏子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此常情之所不能聖賢則不待勉强何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然則可學而至歟曰天下無二道人皆有之何為其不可學也朝夕而思之造次不舍一旦豁然清明在躬出處語默無有間隔昭昭乎其不可誣也是之謂自得德者得也由是而存養由是而踐履形於運用發於事業何往而非此心耶番陽馮君聖與有志於斯者也既以德名其齋遂申斯言告之

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倦知其為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羣也其後耐翁筮仕為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為知己迨夫為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於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莅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

後知耐翁篤志於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内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惛於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

切於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
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要當出羣拔萃與古人為徒余壯
其言而知其胸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
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
魯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
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
嘉之

直清亭記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於叢竹之間名之曰直清此君子之徳也而竹實似之今夫竹之始生也拔地而出曾不浹旬已有凌雲之勢俊敏超軼殆不可禦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横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虚有似乎君子之虚其心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

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厭能使人襟懷灑落俗氛不
入直清之名於是為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
人而不彼若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
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
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
間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累其初矣亭所以名得
非欲觀之以自警乎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
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則無愛憎之别竹之直

清也亦然無賢不肖稱賛一辭吾之培植於此非徒供耳目之玩抑愛其為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於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已可也此誠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盍共圖之

是亦樓記

余築小樓於溆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

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敢也
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微殺材甚眇體頗具故
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絫石為山高不過丈餘
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
復一桂架酴醾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
花木爾推之於一服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
至於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
狹而取於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

髪雖彫而神明不衰聊以是自慰焉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竝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儕於庸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顧豐樓記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畎畝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饑饉天下之大

書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歳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為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為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於朝思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痾欲求遠於卑濕而便於燕閒者惟樓居為宜爰俾兒曹營於舍旁及還故里而茲樓適成求所以為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

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峨諸山重岡疊嶂歷歷可覩自北而東則鄞江抱焉覽觀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宮之邃相與為隣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懐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藏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閱四時風景無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為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戚豐凶為已忻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

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即吾位也自叨獻納時進苦言仁聖寛容不以為忤且屢有忠直之褒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君哉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吾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為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

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於念慮乎衆人之念慮不出於一身君子之念慮必周於天下夫生於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囿於一已之私其亦狹矣君子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為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開禧間余作小樓於舊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其說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又作樓於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强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闊爾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為圃必也寛閑幽邃繚繞曲折爭奇競秀可以觀可以遊可以怡神養性良辰美景周旋其

間不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丘則不為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其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為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奚樂之云竊為子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內省不疚油然而生日新無窮者

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為樂君子以吾心為樂樂在吾心清明四達無適而非道則亦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囿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歆羨為哉顏子簞瓢陋巷非有娛悦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末乎且吾聞之慶歴人物之盛范公實為稱首子弟嘗以治圃洛陽為請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於外也客曰是則然矣

陶公司馬獨非真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盼庭柯撫孤松所樂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竹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過二本其儉也如此察兩公之心亦豈役於外物者乎客無以難是亦之名遂不復易此則吾之素心猶往時所以名其樓者豈敢忘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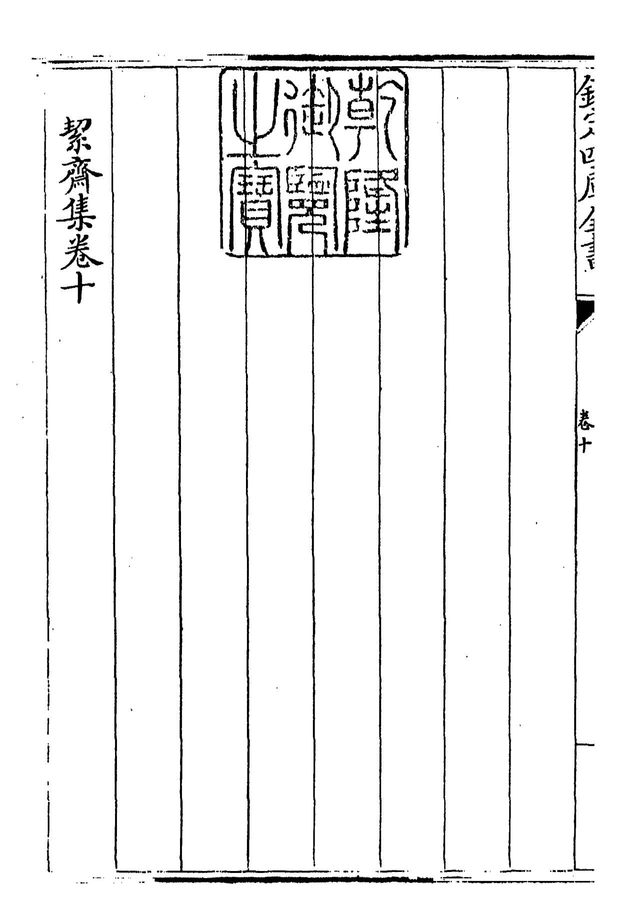
秀野園記

昔資政范公之鎮杭也子弟請治地洛陽因闢圃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於居室且

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禄賜之餘以贍宗族可也奚以圃為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為無窮之利司馬丞相亦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適自為之記實廣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原註此當以記為正雖然公亦非以遊觀為樂者培植名花或不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言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是豈以遊觀為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

心實未嘗不同也某家故清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之貧思有以賙之力不能及每以為恨又思先君無恙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子若孫周旋其間攷德問業忘其為貧後以為子舍茲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膏腴數十畝而傳之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於是乎決意為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清皆所以為進德之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為山而水環之雖秀

而野不事華飾達於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
稍有羸餘燕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
謂哉昔者樊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辨惑為
問夫子於遲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函丈之間聖
師臨之門人侍焉切已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
可嘉此心凝然如侍函丈此樊遲所以為善也士之涉
此園者思樊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於
心嗚呼玆誠進德之機也哉



絜齋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段文新

絜齋集卷十一

宋　袁燮　撰

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曾祖常朝議大夫贈太師妣翁氏贈陳國夫人

祖异徽猷閣學士朝議大夫贈太師追封楚國

公妣馮氏_{案原闕封號無攷}

父贈兖國公妣江氏贈兖國夫人（案原闕名無攷）

公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令為慶元府粤自周武王封有夏之後于杞為東樓公子孫因之以樓為氏國朝家于婺于明者最著相傳為明樓氏由婺徙馬本一族也家于婺者紹興間襄靖公炤簽書樞密院事其門始大家于明者其盛久矣公七世祖諱皓六世祖諱杲皆卓卓有賢行至高大父郁寢以昌大自奉化徙鄞卜居于郡城之南儒學精深為後進師皇

祐中擢第得廬江主簿以禄不逮親弗肯仕贈正議大
夫太師知興化軍台州皆有惠政楚公當政和間以才
侍從再牧鄉邦名所居坊曰晝錦兗公歷官中外仁厚
廉直蔚有令聞三世皆以公登廊廟贈至極品門第之
盛于是鮮儷矣公幼警敏始就外傅鄉人王先生默李
先生鴻漸為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公又
師之隆興元年試于南宮主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
而所答策偶犯廟諱胡忠簡公贊知貢舉洪公奏言其

故有旨置末等之首是歲廷不策士即禮部所次定為五等賜同進士出身以啓謝諸公胡公大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明年中教官選調温州州學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周旋講明為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議論有可採者問所從來具以實對公愛其不欺再三奬之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

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籓籬即大家君之籓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爾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乃知公雖氣貌薰然物我渾融而其中介特有不可奪者立朝之大節蓋定于此時矣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對選德殿論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名為空言而實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名為實用而行之無益者適以為空言陛下大開言路收攬人才念

治功之未集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用者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進說者不思旁援曲取毛舉細故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日繁而變更益熖委以經畫課其績效則蔑焉無稱曽是以為實用乎魏徵勸行仁義近于空言封德彜法律之說若實可用然太宗惟徵言是從以成貞觀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彜見之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惟陛下審思之時禁中火公言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為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

事此忠臣愛君之至也人主尊居九重生殺在我謟士日獻佞說而直臣難以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以張大其事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者臣之所憂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惟水旱盜賊是憂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為儆戒之端罪己而興斷非虛語遇災而懼亶惟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何如斯可謂應天之實勤而行之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

異後日之福也上嘉納之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兼玉牒所檢討官以進仁宗皇帝玉牒遷秩復因面對申述玉牒中所登載聖語願持守勿渝又請念財賦之孔艱罷土木之不急敢言人所難言公之進用參政龔公力也受知雖深而謁見有時無阿比之迹三歲不遷安恬自若及龔公去國出其門者皆罷而公獨不及力求去添差通

判台州太史公以故相侍經幄壯公此舉曰何其決哉
宗正丞范撥出領郡事性剛急喜怒過差官吏震惕公
俟其氣定徐以一二語解之必翻然以改銅錢之禁入
海五里盡沒其貲有商冒法而獄稍緩臨海縣弓兵鄭
慶訴守臣及郡丞之正員于朝提點刑獄趙某被旨覈
之容以叩公公曰禁所以嚴為越海也今猶在城下事
理甚明而輒誣之又名其守貳階級紊矣而可縱乎趙
悟具以實奏遂論鄭慶如法除太常寺主簿以先諱辭

改宗正寺主簿奏對稱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百行衆善一毫無歉萬幾庶務一事無闕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故雖堯舜之聖而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心未嘗斯須忘天下惟恐吾身有毫髮之不及也臣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君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仰稽往古俯鑒近代兼備其可為法者而力去其所當戒者又曰國家深長之計不可速成要當審訂凡行之而終無益者必盡省之可行而尚費歲

月者明著于籍次第而為之不辦不止則事有端緒而治效可睹矣遷太府寺丞俄除太常博士班寺丞下上疑焉丞相言議禮之地最要得人臣欲重其選爾公復以家諱請仍舊職許之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謡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慮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

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
累聖傳授丕闡大原名儒間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
不涉于異端為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得執中之
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
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
例指之為偽學小則譏笑甚則疾之如仇不謂聖世乃
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士大夫自相傾軋為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

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
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奏畢上曰卿懼其為黨耶
公言陛下建中立極躬行著見屬者趙雄辭位人皆意
蜀士必相繼去而陛下方敘遷之或召用焉上曰唐世
人主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嘗笑之有何難
事特主聽不聰爾公頓首謝又言仁宗開天章閣命名
臣條上當世急務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皆在履
位二十餘年之後非始勤終怠者可比臣願陛下益自

警勵及此閒暇亟為永圖採孟子之格言明政刑之二柄丁兗公憂服除選知温州視事之始邑長咸至諭之以經賦之外秋毫不取申吏卒入鄉之禁豪民慢令三不如約始嚴追胥又不服言于郡逮治之宰所欲言有不可形于公牘者密緘以報吏無得預郡計仰于酒課吏請嚴禁公曰吾奉使典州首在布宣德意奈何以是為急姑置之久而懲其已甚者咸刑罕用課入增衍尤詳于聽訟咸得其情已悔而終止者聽其息訟闔門幽

昧事則掩覆之或稱辟廱司業之後乞以限田免役爭者不服而莫能難公曰安有終于承直郎而為司業是必嘗以辟廱正兼攝爾官品既殊限田隨減可也其人遂屈劉生訴小商負錢十萬官責之償負家忽以商溺死告紛拏于庭既而得屍沙磧遂以為真死矣公謂永嘉尉曰此事可疑者三遺鞋于岸而足貫扉屨一也谿流激急形骸已散二也小人貪賞知死者寡髮為假髻以實之三也意其流屍乎彼方潛竄而適與茲會故益

肆其欺爾不如姑資送之若商賈死而家迹捕馬尉如其策果得之平陽道中人以為神遂正其罪而督逋如故又謂劉生彼藍縷如是何所從出勉使折券出自汝意于是釋之闔郡服其明恕公又慮鄉落閭疾苦不能上達咨于士大夫之郊居者甚悉故田里情狀若親睹然聞樂清主簿唐煜有能名叩以邑中利害具言有方實者大為姦利公黙不洩久而得其實迹併與其黨號八虎輩黥竄之是邑之左原民多蔬食而盗販者衆牙

儈有被重傷幾死者其黨揚聲報仇將以上巳日舉事
老而黠者至謂方臘之變閏在五月縣令姓秦今二事
皆同變且復起邑人大恐而倡之者主名不立令微伺
得之單車至其所指舊習魔教而令祀神不預陳慶等
數人執以詣郡公編隸其為首者而逐其徒境外堂帖
問故公直陳本末且援蘇公洵之語有亂之形無亂之
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益
公然之遂錮陳慶終身而公名著矣光宗嗣位赴行在

奏事公進言人主初政當先立乎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欲謀西北先保東南誠能加之聖心自然畏天益謹遵祖宗法益嚴事親益孝求賢必廣用財必儉讒諂面訣之人自踈嗜欲宴安之念自息邉防以修軍政以肅故雖甲兵未動而恢復之計成矣又曰國家用度日廣租税已重又有茶鹽榷酤之屬既專其利則不得不立法以禁止之至于今日綱密甚矣欲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而犯法者非甚可罪凡有創意增益

者寢而勿行或懲其尤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也除攷功郎中兼禮部進對言無難之世聖人畏之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起居飲食無不戒謹固有尫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氣血方盛恣所欲為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今日之無事乃陛下愛日之時無益于治道者宜緩于施行而所當豫備者旦旦而圖之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時民多流移公又曰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為稱首然攷其時弼守青州

流民乃自河北而來竊不以非吾土之人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盡迨麥熟而歸又與以道路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流民顛頓暴露未知息肩之所臣愚欲望睿慈惻然與念詔監司帥守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實國家之仁澤也攷功為今顯曹士大夫資歷升轉之屬靡不由之吏緣為姦小有不合動成留滯公曰昔人以簡要清通為尚書郎之選詎當爾耶攷覈精詳宿弊寖革人得所欲焉藩顯伯之

獄定法過輕一時官吏俱責公因轉對言宸斷如此足以懲姦矣顧恐自時厥後懲創往事議讞之際未免刻深望速以玉音諭之遷國子司業先是居此官者多以學校舊游為之前司成許公識公之賢語諸生之送别者曰樓公之進雖不階舍選而修其職業殆將過之既而信然諸生有與其長交訟者公以為禮義教化之地不當遽以法令從事姑遷延之度其兩忿漸息而後罰之有差凡所施為采諸公議自糾録而下必擇其實堪

表倡者毫髮無私人人悅服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嘆度數日間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游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

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太常少卿改太府少卿亦以家諱故兼玉牒檢討官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為吾害哉兼權中書舍人繳奏録黄無所顧忌戚里近習望風畏縮時干請恩澤有為給事中封還而意未厭者援次官故事

上問為誰則以公對上曰朕亦憚之不如止也刑部建言天下獄案多奏裁者中書之務由此不清請令實有疑者始奏公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宜詳而略傷聖世欽恤之仁力論不可乃止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公言陛下承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今百官趨班恭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今日何日而可若此願深思大計形于告諭若曰屬以某事不及稱壽今欲以某日詣重華宮則羣疑頓釋而

兩宮交歡矣玉牒會要聖政書成涓日以進而屢更之
公言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小朝夕之所當行而視
之如曠典此所以疑而懼懼而憂進香一出而人心歡
然會慶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聖政之成全載
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所
以奉承詒謀鋪張聖父之閎休者惟有此爾禮儀咸備
俄又遲之萬衆震驚莫曉其故殆非所以全聖孝也惟
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慰天下之人又奏累歲隨班末

見陛下上壽重華懽動慈極又見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聖心必喜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于是天子感悟越六日進書成禮薄暮乃還侍御史林公大中彈奏大理少卿宋之瑞不從遷吏部侍郎力辭與郡公與給事中尤公袤奏言大中最蒙眷注今因論一少卿而同日與郡實傷國體公議皆願還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若不可留亦宜優禮以遣之與被論者殊科猶足以示四方也尋詔之瑞與祠知和州劉煒

將漕淮西以禁私鑄錢一路大擾而罷廟堂稱其已然之效有旨復與監司公奏煒行一切之政不生事者幸爾尚可以為功乎此命一出必大駭物論且無以謝淮甸之民丞相頗不悦公曰吾有去爾羅公點時為兵部尚書為丞相言之始悟而止公以母老思歸乞祠不允人知其為劉煒也應公孟明從容語及之公曰士大夫臨小利害此心猶在兼顧間蓋迹轍從此分爾某竊鄙之故不敢不勉應公極嘆重之語人曰是公利害之間

其守正如此真可敬也内殿奏事論獄者天下之大命欽恤忠厚未有如本朝列聖之臻其極者今士大夫論重因則曰漢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論贓罪則曰我太祖立法滿三千者皆死而不知高祖除去秦法則殺人之外凡死罪皆去之矣太祖制法雖嚴比五代已甚輕其後累朝日趨于寛故以太祖為重今朝廷清明刑罰當罪然臣每疑州郡斷獄未必皆其本情請以奏案依斷者下提刑司更加詳審或有不當責罰隨之益廣陛

下好生之德鄭汝諧除吏部侍郎給事中黄公裳封還録黄既累日詔除裳兵部侍郎以失職引咎汝諧請補外不許公言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辯説是非即合奉身而退所以存廉恥也今裳雖蒙眷留終奪其封駁之職汝諧心不自安必將再辭宜因而從之未報汝諧再有供職之命公言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自此給舍臺諫不復可為矣汝諧憤恚即乞致仕公力求罷黜居家俟命汝諧竟以修撰知池州公又奏陛

下奉兩宫之養應萬務之繁可謂至難矣然實非甚難者一月四朝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視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則君臨之道宜矣飲宴有節則聖體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采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引以廉恥則臣下之節勵嚴其律度則僥倖之門塞水旱為災而勤撫之則盜賊消事變始萌而早辨之則姦雄戢凡此十者陛下為之曉然無難其餘數端英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

決深為國家惜之時丞相以潛邸舊人黜而復召援李
絳故事俟于郊者累月樞臣卒而卹典未頒蜀帥死而
不除代宮邸近親相繼不幸而喪禮未舉宦閹陳源起
于罪籍而未斥去公力賛聖主之決故辭旨明切如此
自往歲會慶節輟稱壽禮及是期年公同從官先期奏
請至其日又僅用拜表之禮宰執及從官皆求罷卿監
而下求免赴宴公積憂薰心得疾幾不可支既愈請同
班奏事不許久之始獲進對上許以必出既而果出除

中書舍人兼實録同修撰論宗廟社稷之重繫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一身主乎陛下之一心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與事接而先澄心靜慮天德清明夜氣沖融照臨百官是非瞭然真社稷之福也欲望保持此心退朝之暇更以二時頃凝神儲精省閲章奏付之大臣擇而行之則盡善盡美無可議者矣壽皇疾狀著聞中外憂恐宰執請上詣重華宫侍疾從官繼之皆未報上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固請侍從臺諫俱入閤門吏以故事止

之不可丞相開陳既畢抗聲索輦上拂衣起丞相引裾力諫公等從之苦言交進上意猶未決宰執引咎出公獨乞對力言陛下視朝輔臣無一在列何以示天下上曰已令宣押矣諸公由是復入兼直學士院時有自列卿擢左史兼西掖者公奏其人重玷臺評實污清選斷不可復用且有請避三舍之語丞相言上初欲用某人某人皆以不可對至三而後及此雖深知不可重違上意也卒寢前命上倦于勤內禪詔書實出公手辭婉而

切朝野傳誦令天子始即位內外制雜然俱下公獨當之筆不停綴而皆明白正大得代言體初政有光焉尋進言自古人君臨御之始多能自强鋭意求治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佞諛之辭日進故偃然自安而不知禍亂之作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當如今日及其小而圖之則不至于大自其近而防之則不及于遠遷給事中國朝太廟舊為七世之室太祖祀僖順翼宣四祖而虛其三嘉祐

中以親未盡猶虛祫享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故尚居昭穆之間英宗祔廟祧僖祖于夾室熙寧五年復以僖祖為始祖禮官爭之不得紹興間董弅趙渙又請正之言既行矣諫大夫趙霈沮之而寢淳熙初渙之從子粹中為吏部侍郎悉條往時羣臣所奏言于孝宗復下之禮官禮部侍郎戴幾先沮之孝宗祔廟當祧宣祖曽少卿三復請乘此時就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集議御史臺公具陳本末自鄭公僑以下議皆合公為奏槀其略

曰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今郊祀已配天宗祀已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為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向可乎屈受命開基之君列于昭穆之序何以示後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況今日九廟已備乎惟斷自宸衷蚤正鉅典以慰太祖在天之靈尋以祧廟之主宜有所歸復令集議又奏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之有天下者事七世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

廟之主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周遷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魏晉隋唐太祖以上皆不合于祫臣等竊謂齊賢之言可施于今日盖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祖同今日旣伸東向之位則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然自熙寧以來推尊旣久難以遽變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今當效之别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于禮為稱于是度太室之西建四祖廟焉孟冬雷震不已公

既草罪己詔又條陳時政曰雲漢之詩宣王側身修行誠實溢于言語之外桑林自禱六事自責懇切可風伊陟告大戊曰妖不勝德德者非他至誠之謂也陛下肆頒明詔責躬求言修荒政布德澤亦可謂應天之實德矣然臣區區愚慮猶恐有聲音笑貌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要在益自修省慄慄危懼如前日雷轟于上之時則是心精一矣待制朱公熹以鴻儒碩學侍講經帷上尊禮之俄有除職與郡之旨公奏陛下容受直言無愧

仁皇熹之正直陛下所知也若閔其耆老當此祁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則君臣之義始終周盡矣不報内侍毛伯益以宣勞轉行遥郡公奏此曹甚衆趨走服役何勞之云此門一開僥倖者多矣上意不悦丞相謂公繳奏誠是顧八寳之至嘗宣力爾令下之初上即俾宣諭某謂給舍欲其舉職當俟有勞而始敘之今果封還始敢具述上意公曰官守所在不容徇私此君相美意也始與侍讀趙忠定

公嘗同攷試南省官舍又比鄰時時徒步還往每謂人
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頗少剛決爾及見其持
論堅正始嘆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權吏部尚書兼侍
讀初公為館伴使知閤門事韓侂胄副之上之受禪也
侂胄預聞傳命遂尸其功有弄權之漸吏部侍郎彭龜
年因内引力攻之且求去于是侂胄轉一官在京宫觀
彭公除待制與郡樞密林公時在西掖公與之合辭論
奏陛下始潛嘉邸眷禮賓僚一旦龍飛延見訪問幾無

虛曰天下不以為私而誦陛下好賢念舊之美今惟寵年猶在從列天資伉直敢于論事陛下之腹心也其可去乎惟更加三思留寵年于經筵不然則命佗胄以外祠與寵年事體適稱猶庶幾焉彭公竟去公久列從班負廟堂之望佗胄聞其不助己也怒天官之除雖陽遷之而實抑之也時臺諫誦言故相定鼎乘龍之夢有褊心銜恨者對公云云公曉之曰趙嘗夢李公召入禁中取御鑪金瓶授之曰朕之用卿如此湯瓶又夢立班殿

下見白龍升天未幾上以縗服御極其夢兆止此爾而便謂之定鼎乗龍可乎某親聞諸趙公不可誣也主人唯唯同僚有並坐者退而言曰某代為公汗下公自知直道難行去志已决于是請對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君臣亦然其分貴嚴其情貴通唐末五季之際去古逺矣而宰輔進見命坐賜茶猶有坐而論道之意藝祖收攬權綱可畏可仰然與趙普圖畫大計或夜半而躬至其家其相與何如

也陛下臨朝淵默巍如上帝臣下奔走拜伏罔敢不恭人主之尊不患不至矣欲望明泰否之道而通君臣之情陛下體天之下濟羣臣以卑而上行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先是諫臣假尊君之説排逐賢相榛塞正途上下之情日益隔絶故公言及之對畢求去堅確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朝辭又奏陛下日宴坐朝躬親聽斷不為不勤矣然猶慮僅能趨辦目前未必及于幽遠治道多端未可謂止于斯也陛下試于清燕之時披

輿地圖某為監司帥臣某為郡守某為將帥人之才不才政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此我孝宗聖訓所謂朕日于天下游行一匝者惟陛下取以為法始公自永嘉趣召至是九年暫還里中展省先墓過太夫人得疾公亦雅志閒退三奏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申命牧婺以繳奏寢御史又攻之奪其職久之乃復差知寧國府是日丁太夫人憂坐親黨累再奪職又逾年始復遂告老至于再許之除龍圖閣直學士食興國之禄前

後凡七任書問未嘗一入都門權臣于天下善類中怨公最深嘗語人曰彭侍郎非有雅故見攻雖急不敢深怨樓公嘗與共事一旦鄙我實不能堪羣姦窺知其意協力排根怨毒滋甚久而後稍悔悟嵩于都亭驛中以所藏蘇黄門答其伯祖忠彥辭嘉彥尚主詔草求公跋語公作詩曰令日猶存卯君筆向來誰造扮昆書又為言其所以然一日以示從班曰某與樓公本厚意若夆夆有寄聲使通問者公不為動盜權益甚晦迹愈深親

故問以利害休公請劾持書之役公指席問曰寧死于此此志不可移也時廉恥道喪阿尊事貴者無日不數于權姦之門甚者召自外來未及對而先謁之公謂某曰紹興間從臣有初入都門者秦丞相使人諷之來見答曰豈有人臣未見天子而先謁宰相者乎當時士大夫猶能守正不為權貴屈今此風衰矣太息久之公之官永嘉也關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乃知兵者古人之常若樂舞行綴之類皆兵法也每言儒不

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然自隨仲舅
尚書汪公大猷使燕見所歷險要之地皆為金據知深
入之難故初被召雖嘗進恢復之說及聞權臣妄開邊
隙則蹙頞曰南渡今八十年州縣積貯惟有虛名閫外
禦敵委之債帥而欲疲民以逞深恐非徒無益至逆曦
之變則又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負恩狂僭必無與者
既而皆如其言公之識慮可謂明且遠矣閒適既久德
望益尊天子更新大化招延舊德起公于既老除翰林

學士固辭不許進對首言天道好生惡殺本朝以不殺為家法而金嗜殺猶故其將執佑乎擁兵南來不能大入皆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天實相之也次陳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隳廢賄賂公行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尅剝士卒以媚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籍其家資數累鉅萬皆出于鞭箠膏血之餘陛下縱未能捐以與民亦宜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以補經費少紓州縣之

督趣則吾民受賜矣上傾聽之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時和好未定公數預集議屢言關隘最不可失奉使王柟再行蜀帥收復關外四州敵情寖屈于是就和金嘗指公及林正惠公姓名問柟為誰荅云舊為從臣自侂胄擅朝兩人絶不交通故更化之始皆召歸爾金驚嘆良久知嘉定元年貢舉既奏名擴對策中有益于時者為一編以進趙丞相之子崇憲奏雪其父冤朝廷令兩省史官看詳公

與令吏部尚書汪公逵等言紹熙之末宰執惟乞建儲
孝宗升遐留正引疾而去人情洶洶汝愚始決大計翼
戴聖明正位宸極天地宗廟實臨之横遭讒誣卒以貶
死十餘年間是非貿亂賞罰倒置權臣既誅汝愚諸子
始敢有請令當亟與辯明立碑賜額等事次第而舉檢
會章奏誣以叛逆者泯絕其迹正趙師召乞斬汝愚之
罪重蔡璉漏洩幾事之責毀龔頤正所著續稽古録板
皆所以昭雪故相之辜也從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客院事兼太子賓客公耆德宿望二三大臣待之加敬
倚以為助公亦輸寫肝膈無纖芥嫌疑之迹廟堂之上
以是協和股肱明主羽翼儲貳兩宮無間言進同知樞
密院事參知政事公之伯父故揚州太守璹為於潛令
時圖耕織之勞因事為詩嘗以進御公重繪二圖仍書
舊詩而跋其後獻之東宫請時時省閲知民事之艱難
太子斂袵聽受且致謝焉公宿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
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為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凛然所養者固矣洎為執政不忘斯言終身迹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岐是適公所不為也其言曰古人所謂三公三孤者取其至公無私故謂之公孤立無黨故謂之孤既名其官可無其實哉日思東歸屢有陳控上曰卿忠直正賴輔佐又曰忠實老成東宫亦固留之或問公何去之果公曰昔人所以不安其位者有數端焉人主之眷已衰

同列之隙已成在下者軋己不樂者見攻遂不得已而去今昝無之顧老軀不堪勉强爾南郊侍祠馳驅得疾予告者三求去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居從其便賜以器幣香茗東宫再有頒丞相及兩執政送之江亭握手欷歔殆不忍别既還鄉乞休致愈力轉兩官致仕命下而公薨實嘉定六年四月己丑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金紫光禄大夫爵至奉化郡公食邑至五千二百戶真食千二百戶遺奏聞

天子震悼贈少師輟視朝一日賻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官其後如格越數月東宫讀唐鑑終篇第賞官屬念公舊僚賜銀若絹皆再百焉娶王氏工部尚書俁之孫女德性寛平曉習書史有中原故家之風封太原郡夫人子男四人淳承議郎行籍田令濛幼亡潚奉議郎新通判臨安府治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女二人長適迪功郎監中嶽廟王棐次適從政郎鄭圭皆以公大禮恩封孺人孫男七人杓從政郎杞承務郎栝登仕郎扶𢷬

移扔孫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十月有旨以杓為添差沿海制置司凖備差遣俾護公葬七年二月辛酉諸孤奉公之柩葬于鄞縣通遠鄉四明山報忠福善寺左馬鞍裹之原公資禀高明風儀峻整頎然如長松巨柏立乎羣木之表接對賓客語音琅琅聽者忘倦而事親篤孝下氣怡聲承顔順志躬執鄙事有所教飭一言一句服膺不忘倅台之日竟公以議幕沿檄公以行縣會于天台奉二老山行覽觀奇趣春容累日鴈蕩山秀絶聞天

下之官永嘉侍太夫人游焉又修行春賞柑故事安輿所至旌纛前列公從其後太夫人年登耋耄奉承惟謹宛陵之命或謂公姑受諸公曰親老矣跬步不敢離雖展墓不越三宿禮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可遠役乎色養無違慈顏悅豫至年九十五乃終公忠孝感神有相之者矣家素清貧重以建炎之禍先廬故物一簪不留究公依外舅少師江公以居辛苦值立不墜先緒宦游既久生理尚窄樸素如寒士諸子無復豪習公從師里校

至無葢以障雨敝衣糲食僅免寒飢以此益自磨厲日充日長罷業宏偉為時名臣仲兄大理丞錫出守嚴陵迎二親就養數月而兗公薨護喪以歸十月三旬而寺丞卒適歲大祲闔門百口外而襄奉内而伏臘多方經營僅無闕事明年畢寺丞之葬弟有孤女悉力嫁之皆身任其責斯已艱矣後雖通顯自奉甚薄食飯不過適口服用僅足而止奉祠家居日虞不給夫人撙節用度纖徽必計始有餘米罷祠之後頼以相續及再得祠而

未適盡矣平生靜專瑣瑣塵務不經于心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言往行博采兼取森如武庫冒侍郎逮嘗問雨必以夜所出公曰此鹽鐵論中語冒喜報其兄大理卿逢曰吾兄弟往來于懷者今豁然矣崔府君廟食甚盛而逸名氏多以為漢之子玉或曰此魏之伯深爾及公奉詔作顯應觀碑推尋其實始知其為唐之賢令山經地志星緯律歷之學皆欲得其門戶研精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

用而于義未安者亦必辯正之謂字者朋友所以表其
德不當自言姪者對姑立稱不當以為兄弟之子甲子
所以繫日非紀年也不若直書其年正寢為今聽事非
寢室也不當于此書卒及其他精審皆如是屬辭敘事
以意為主不事雕鐫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
中有山高水深之趣以銘墓為請者與之不靳英辭妙
語散落人間殆如唐人所謂碑版照四裔者而屬槀之
初後生小子輒指其瑕欣然改定曾不自知其名位之

崇德茲之尊也懼儒學之不續勉勵諸子俾世其家頻舉謝太傅自教兒之語自正議先生與太師相繼登第太師之子宗博及楚公復繼之鄂州史君鍔臨安教授鉉皆公之從兄也為同年進士而公及從弟鏞從子汶淮後先相望皆預是選一門決科之盛至如此淳三預薦書與二弟俱嗜學杓亦偕漕計駸駸乎躋登顯要矣然公所謂世其家者詎止于此榜書齋以攻愧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為攻愧主人

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愧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其子隨牒州縣以詩送之于淳則曰知行勤所職通塞聽何如于潚則曰不應頻來往恃有檄可沿皆所以勉其進修也慕杜正獻公范忠宣公之為人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公心敬之以為標的能言其賢德甚詳淳熙中有以剛直自名致位顯榮者容察其言規切上躬一語不及

公無取焉觀其所稱慕及其所不與者足以知其心矣
薦士于朝必以公議所與今將作監楊公簡故知濠州
劉仲先度支郎官鄭肇之宗正丞李兼之流世皆賢之
下至于片言可録小善可書者亦稱道不置仁于宗族
同氣加厚歡焉無閒三弟一兄子皆奏以官故吏部侍
郎莫公叔光中書舍人陳公傅良與公所師屯田鄭公
皆潛藩舊學也莫鄭二公不得親見龍飛之盛陳公雖
幸見之一斥而竟不復公前後力為上言之莫公遂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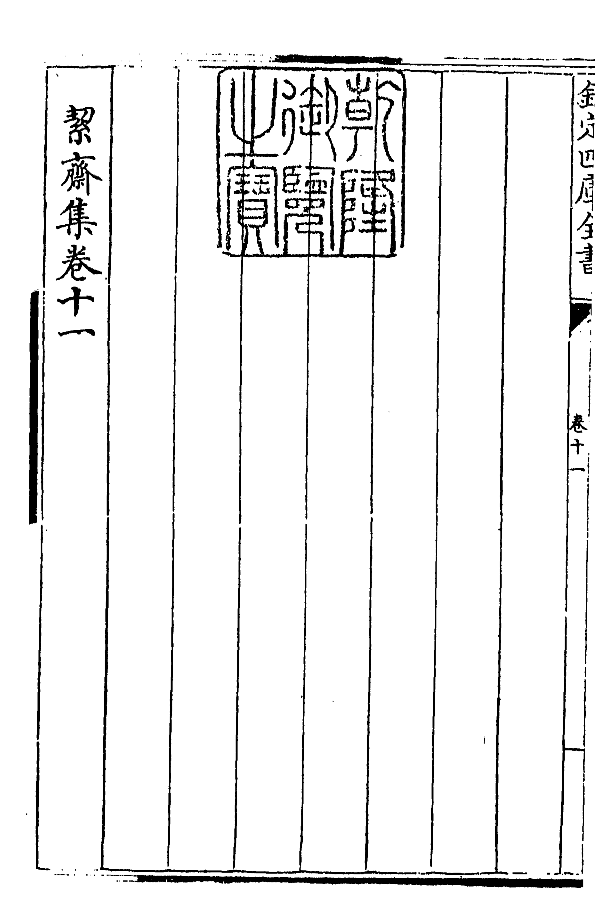
追榮之恩陳鄭二子亦拜君命公于師資甚篤故所以
勸導明主者亦出于此李先生公童幼時所受業爾人
所易忘念其子仁常賑卹之終身韋布場屋之交窮達
不侔賓接如舊劇談樂飲客至未嘗託故曰彼或有求
從違在我烏得不見告急者與書庶或周之雖饋之薄
不疑輕已以故人亦不厭乳母趙氏去而不知所在博
訪得之年垂七十矣攜以之官率其婦子敬待以禮其
篤厚類如此公生長外氏外祖少師及越國王夫人撫

之教之與諸孫等公事之如大父母諸舅如諸父尚書舅長于政事公屢請問以居官治民之要啓告甚悉且曰子以辭華知名若外庸奏最斯通才矣後聞其為政可紀甚喜及列于朝數進讜言又益喜尚書謫居康廬或勸之貽書近習求為己援卒不屈公亦不降志于權姦舅甥風操若是相類耶公以辭學士奉祠而尚書及從母之子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然鄉人遂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莫不榮之四明他山源泉注於城中匯

而為湖舊有十洲三島之勝最南一洲窓邇故廬楚公之守鄉郡也築錦照堂懷綬軒刻祐陵御製其上中燬于兵舊觀蕪沒隆興初郡復新之更名竹州久而寖壞于是上從其請以私錢自葺之求奎畫錦照及東宫書懷綬以為賜煌煌乎有光于初矣藏書既富欲别貯之營度累歲執政之次年東樓始成有登臨之快叢古今羣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前嶄然有二十四峯之狀又取楚公登封令時所藏嵩嶽圖石刻列屛其下仍以仰嵩

舊名名之雅好琴奕達其妙趣得閒之後方將攜以自
隨往來于錦照東樓之間極燕衎之適以遂其初志而
病尼之矣歸舟中觀書不輟弟鏞以詞來賀援筆賡之
雅麗如平日又賦鑑湖二詩其始歸也卧于别榻旬餘
而更得其正而終焉怡然不亂遺稾皆藏于家方將編
次成集葬有期諸孤以當世知公莫祥于某屬狀其行
某誠鄙陋然我高祖父光禄公實師事正議先生源流
相續以至于今公又不以衆人遇我嘉泰開禧間從公

于寂寞之濵數以安于命義保全名節之語勉我斯意厚矣一日語及吾道一以貫之某叩其旨見告以會歸于一之說某曰此乃吾以一道貫之非吾道一以貫之也夫道未甞不貫公聞之矍然已而稱善再三契合如此何敢忘諸庸敬述其梗槩上之太史氏以備采擇辭雖不工庶幾乎古良史不虚美之意云



絜齋集卷十一